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無恥奴  
第三十二回 定愛書除害禁奸徒 擁厚資還鄉游勝地

且說杭州府德太守要當堂考試伍作霖的學問，明曉得他不懂什麼文字的，想要這一下子扳倒了他，免得他再在外面害人事。誰知伍作霖毫不怕，反堂堂皇皇的說出一番話來，說他不過是一個小小的知府，不配考試舉人，把一個德太守罵得閉口無言，一句話都說不出。坐在堂上，只把兩眼睜著，呆呆的看著伍作霖，心上暗想伍作霖的說話，果然不錯。我不過一個知府，沒有考試舉人的全權，一時倉卒之間，一個不留心，被他扳駁了去，這原是自己鹵莽了些，但是公堂之上，眾目昭彰的地方，受了他這般的挺撞，怎的下得來台？況且伍作霖這個東西，更不是個好貨，拿不著他的憑據，他那裡就肯好好的干休。這件事兒，應該怎樣的辦法才好？滿堂的差役，看了這般模樣，也替他擔著心事，覺得沒有收場，一個個想著這件事兒，原是本官過於任性，平空的把個本城的有名紳士提到當堂，說他是個狀師，又拿不著他的憑據，看他怎樣的辦法，一班差役，這般存想。那暖閣後頭立著兩個刑名師爺，聽了更加著急，暗想這位東翁冒冒失失地把伍作霖提了來，如今又被他當堂駁倒，卻怎樣收拾得來？想來想去，忽有一個刑名驀然想著了一個主意，暗想這伍作霖既然做的訟師，平日之間想來是個不安本分的人，不曉得他可有什麼房產沒有，他的歷年租稅，一定是不肯完清的了，姑且問他一問，看他怎樣？想罷，便連忙寫了一張條子，送出堂來，德太守正在堂上進退不得之際，忽見堂後送了一張條子出來，德太守看了，心上便有了主意，定了一定神，再問道：「據你這般說法，你是個極守本分的人，從不犯法的了。」伍作霖挺胸凸肚的答應道：「不瞞大公祖說，自從治生有生以來，不曉得什麼叫做犯法。所以十幾年來，片紙隻字，沒有進過公門，你大公祖不信，只顧請查就是了。」德太守道：「原來你果然是個好人，本府誤聽了別人的說話，倒得罪你了，但你既是這般的謹慎，你歷年應繳的租稅，可沒有什麼拖欠麼？」伍作霖聽他問到這句話兒，忽然的啞口無言，面皮失色，罷了，他做夢也想不到德太守要追問他歷年的租稅，伍作霖自從中了舉人之後，從來沒有完過什麼租稅，差人們曉得他是個惡貨，也不敢去問他催討。大凡以前州縣收租，一縣的租稅裡邊，總有些拖欠不清的花戶，他仗著有辦公銀兩，和火耗銀兩津貼，也不去苦苦的追繳，比不得現在辦了清賦，一些兒也躲閃不來。

只說伍作霖做了十多年的訟師，狠置買了些田地，他倚仗著自己是個舉人，竟是老老實實的抗糧不完，差人也無奈他何，更兼杭州省城裡頭的紳士甚多，抗糧不完的人，也不止伍作霖一個，若要認真的辦起來，就要牽牽連連的得罪許多紳士，地方官怕做冤家，也只得由他，這還算是好的。再說起浙江一省裡頭，更有個包漕的惡習，什麼叫做包漕呢。比方有一家姓李的，有三百畝田，這三百畝田統通完起租來，也得要一宗銀子，他捨不得這些租銀，又沒有什麼勢力，便去投托在一個大紳士名下，托他出名，代完租稅，卻只繳二百五十畝的租金，這五十畝就算叨了他的光了。那知這個紳士去和姓李的代完租稅，只繳一百五十畝的錢，那一百畝的完稅銀子又是安安穩穩的上了他的腰包，每每有一個紳士，包漕包到一萬幾千畝田，卻只肯上兌一半，只要包的田數越多，他的好處越大，地方官要認真查辦，又怕他的勢力通天，不敢和他作對，更兼這班紳士，一個個交通首尾，狼狽為奸，地方官竟只好眼睜睜的看著他，道不出一個不字。這個風氣，最是不好，做地方官的吃盡了他的虧苦，還不敢放一個屁兒。

如今閒話休提，書歸正傳。只說伍作霖在堂上著了急，張口結舌的掙了半晌，掙不出一個字來，滿面通紅，滿身流汗，那著急的樣兒，甚是好笑。德太守見了心中已是明白，故意連問幾遍，伍作霖喃喃的終久說不出來。德太守見了笑道：「你說不出來，想是歷年的租稅都沒有繳足了，好個知法犯法的孝廉公，你曉得皇上家的國課欠繳不納是個什麼罪名，你既知道皇上家的名器污蔑不得，難道皇上家的國課就是應該拖欠的麼？也罷，你既是不肯直招，待本府叫錢塘縣查明白了，再來問你，現在卻只好請你委屈些兒，到經廳那裡暫住幾天再說，本府另外派人好好的伺候你便了。」伍作霖聽了俯首無言，他曉得這件事兒犯得尬尷，已經落了下風，就是和他分辯，也是枉然的了。所以索性不再開口，憑看一班差役把他帶下堂來，送到府經歷那裡，暫時收管。

這裡德太守退堂進去，對著一班幕友，吐吐舌頭道：「看不出這個東西真是二十四分的狡猾，今天這場審問，幾乎沒有收場，若不是這張條子提起他的租稅來，今天我的台就被他坍定了。坍了個台也還罷了，卻叫以後怎樣的再去懲治別人？」

說著，又謝了那刑名幾句，立刻叫人到錢塘縣去查伍作霖完租的欠數。誰知去不多時，家人查了回來，帶上一本糧冊，竟是歷年以來從沒有繳過租錢。德太守看了大怒道：「我還道他就是有些積欠，也不過是些尾數，不肯清繳，誰知他真有這般大膽，竟敢全數不繳，想他國家的賦稅尚且延藐不繳，平日不安本分欺壓善良，更是可想而知的了。便請了刑名師爺立時敘起稿來，發了一套通詳文書，歷敘伍作霖的劣跡，又說他歷年來租賦抗拒不繳，那洋文上的話兒，說得十分厲害，發了出去。

撫台那裡是預先說好了的，果然把這案情，歸了奏案辦理。折子上去，照例發交部議。你想一個督撫大臣和一個小小的舉人做對。不消說是摧枯拉朽一般，部裡頭議准了，咨行禮部，把伍作霖的舉人革去，歸案訊問。部文到了浙江，德太守就把伍作霖在府經歷那裡提了出來，這回不比上一回，伍作霖的舉人已經革去，就不是上回的問題了。德太守坐了大堂，嚴聲厲色的問供起來。伍作霖無意之中，為了不完租稅被德太守扳住了空兒，明曉得抵賴不過，就是勉強抵賴過去，德太守有心做對，一定不肯放鬆，便不等德太守動刑，揀那略為輕些的案子認了幾件。德太守聽了，估計也夠他受用的了，也不追求，叫他畫了供，帶去收監，定了個監禁的罪名，申詳上去。撫台批准下來，竟把伍作霖定了個監禁五年的罪名。十幾年來，有名的一個訟棍，競被德太守辦了個長監，總算是替杭州省裡的人除了個害民的蠹賊。後來隔了幾年，伍作霖監禁期滿，放下出來，經了這一場風波，也不敢再做刀筆，安守本分的老死牖下。這還是德太守警醒他的功勞，沒有得著什麼大禍，這是後話不提。

只說直隸省內有一位候補道，姓餘，單名一個英字，表字季瑞。本來是幕友出身，當了十餘年幕友，手頭很有了些兒積蓄，便想易幕為官起來，捐了個大八成知縣，做了兩任，索性又過了知府班，加捐了一個候補道。那時的直隸總督叫做厚安，是個旗人。餘季瑞不知怎樣的走上了他的門路，花了不少錢，竟拜他做了老師。這位厚制軍，受了他一分重禮，不得不調劑調劑他，恰好黑龍江督理金礦的道台，期滿交卸，厚制軍就把這個金礦總理的差使，委了餘季瑞。這個差使，是直隸省中第一個優差。餘季瑞接到了委札，十分歡喜，當下循例到督轅謝委回來，又拜了幾天客，便忙忙的趕到黑龍江來。到了差次，那督理的局面，甚是闊大，餘季瑞卻拼命的伸手要錢，就是派個巡查礦工的委員，也要收他一分厚禮，那報銷裡頭，更是糊裡糊塗的一本糊塗帳兒，一連兩年工夫，也不知被他弄了多少銀子，漸漸的風聲不雅，傳到直隸省裡頭來。那時的厚制軍，已經調了兩廣總督，另放了吏部尚書陸小王做直隸制台。餘季瑞曉得自家的名氣不好，厚制軍又調到廣東去了，一些照應也沒有，恐怕別人要謀他的差使，在制臺面前說他的壞話，便自己上了一個告病稟貼，求請交卸。稟貼上去了不多幾時，陸制軍早派了個候補道姓金的來接餘季瑞的手。餘季瑞攬了兩年裡頭的積蓄，差不多也有六七萬金，迨從黑龍江回到上海。那時的天津還被聯軍打破，占住全城，陸制軍吞金自盡，所以餘季瑞帶了家眷，一直到上海來，賃了一所高大的洋房住下，拼命的狂嫖濫賭，揮霍起來。

這餘季瑞本來是常州人，在天津的時候，也和江念祖相識，這一回在堂子裡頭又撞著了江念祖。這江念祖不知怎樣的，又走著了一個洋人的門路，請他做了自己洋行裡頭的買辦。這個洋行名叫信厚洋行，專和人家經手什麼地皮房產，帶著做些押款。江念祖做了買辦，想要招攬些兒生意，拼命的在外應酬，現在遇見了餘季瑞，曉得他擁著厚資，在漠河金礦回來，便十分的巴結著他，希冀他有什麼生意，又想要問他借些銀錢，拍著餘季瑞的馬屁，不遺餘力，指望有些好處到他。那知餘季瑞雖然有錢，卻是吝嗇非常，一毛不拔，平常時在信人身上，只顧整千整百的花錢，在朋友身上要他多花一個大錢，他也是不肯的。江念祖開口要問他借一千銀子，他竟咬著牙齒，回得決決絕絕的，一些兒也不肯通融。自此江念祖又恨起餘季瑞來，暗想你這般苛刻，將來總有一日落在我的手中，那時叫你曉得我的厲害。江念祖心心念念的恨著餘季瑞，恰好季餘瑞合當倒運，來托江念祖代買一所洋房，他為著現在住的房子，緊促了些，打算自家買一所相當的洋房居祝江念祖聽了，正中下懷，便替他經手，買了醬園街內一所五樓五底前後三進

的洋房，實價三萬二千兩銀子，原是一個洋人的產業，那洋人近來要賣了家產回去，江念祖就給他做了一個中人，買了這所房子。餘季瑞雖然買了下來卻又怕人說他有錢，那賣契上邊不提名姓，只寫了禿頭名下，他自以為是再穩當沒有的了。到了成事的那一天，餘季瑞照例備了幾席酒，請了兩下的中人，大家簽字。因為江念祖是個原中，絕早就打發個家人拿個名片去請，江念祖回報就來，兩邊的中人都到齊了，只等江念祖一人，直等到兩點多鐘，還不見來。餘季瑞甚是焦燥，又打發一個家人去催，家人去了半晌，方才回來，呈上江念祖親筆寫的一張條子。餘季瑞接過看時，只見條子上寫著：刻有公事，不克分身，請先行成事，不必拘泥，隨後弟再簽字可也。餘季瑞便給眾人看了，大家也沒有什麼話說，彼此都簽了個字，餘季瑞付了屋價，大家散了。那賣契上邊只有江念祖一個沒有簽字，餘季瑞等了幾天，不見江念祖來簽字，覺得有些不放心，便坐了馬車，到信厚洋行去尋江念祖，把那張賣契帶在身邊，正是：人心不測，崎嶇九折之坡；世事何常，變幻白雲之態。不知餘季瑞到信厚洋行尋得著江念祖否，且看下回，便知分解。